

少年英雄 Juvenile Hero 冒险小说系列

麦克米伦儿童图书公司惟一合法授权
全球中文简体版版权所有

明日战争

THE DEAD OF THE NIGHT

死亡的夜晚

[英] 约翰·马斯登



知识出版社

少年英雄

Juvenile Hero

冒险小说系列

之二

明日战争

死亡的夜晚

THE DEAD
OF THE
NIGHT

[英] 约翰·马斯登 著

黄方 周维 范立瑛 译

知识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1-2004-J371

THE DEAD OF THE NIGHT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by 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td

John Marsden 19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的夜晚/(英)约翰·马斯登著;黄方,周维,范立瑛
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5. 6

(明日战争)

ISBN 7-5015-4342-9

I. 死... II. ①马... ②黄... ③周... ④范...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17 号

责任编辑:李 丽 李辛海

封面制作:大 象

明日战争(死亡的夜晚)

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45010)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42 印张 65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15-4342-9/E·35

定价:84.00 元(全六册)

在地狱生活是很艰难的，然而有时地狱也可以是天堂。

约翰·马斯登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21
第四章	40
第五章	55
第六章	68
第七章	76
第八章	90
第九章	102
第十章	123
第十一章	136
第十二章	152
第十三章	161
第十四章	171

目
录





第十五章.....	180
第十六章.....	194
第十七章.....	214
尾声.....	227

目
录





第一章

这该死的写作我讨厌极了，天知道，我有多想睡觉！但我又不能睡。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了，不是因为到了地狱，而是因为到了——一个叫做地狱山的地方。

一有机会躺下，我就数遍了边界列斯特羊，麦利诺羊，洞穴谷羊，南萨福克羊。我想着父母、李、卡莉和凯文还有朋友们。关于克里斯·朗我也想了很多。有时我命令自己睡去，而当所有努力都不起作用时又命令自己清醒，这就是逆反心理吧。

天色已经很晚了。秋天正爬进灌木丛，到处都落下许多树叶，黑刺莓染上了成熟的色彩，风也变得剧烈了。天气很冷了，我发现写字的同时要想保暖是件很困难的事。我像个驼背一样蜷缩在睡袋里，尽量平衡手电筒，我的笔和纸，以便不要把太多皮肤暴露在夜晚的冷空气里。

“我的笔，”真可笑，我无意间就写了出来。我猜想，它能表明写作对我意味着什么。笔是从我的内心到纸的一个通道，它是我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

即使如此，我最后一次写作也是在数日以前了。在凯文开着那辆黑色的奔驰离开我们之后的那个夜晚，在卡莉受伤，不省人事地躺在车后座被凯文带走后，我就没写过了。如果我可以有一个愿望，就是祝愿他们已把车开到了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如果能有第二个愿望，就是想要知道我的父母仍然平安无事，仍被扣押在展览场；如果能有第三个愿望，就是世界





上的每个人都平安无事，当然也包括我。

自从凯文和卡莉离开后，发生了许多事情。两周之后，霍默尔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我们仍然很易怒，也许还不是聚会的好时机，但我们已经无所事事很长时间了。这次我又更多地了解了霍默尔。他考虑了很多问题，并非像他曾经说的那样。善于思考的霍默尔像一只会飞的鸭嘴兽一样充满希望。从他那天的话里能明显地看出他并不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样还停留在萎靡不振的状态。

他斜靠着一块大鹅卵石站着，双手插进牛仔裤口袋里。黝黑又严肃的脸正扫视着我们，棕色的眼睛在我们每人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好像在仔细地思考着所看到的一切。他首先看着李，李正坐在小溪边几米远处，凝视着溪水，手中拿了一根小棍，正慢慢地掰成一小节一小节的，再把这些小东西扔进溪流，让它们漂走。小碎片消失在岩石堆中进流的潺潺溪水中，他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他没有抬头向上看，即使他抬头，我知道在他的双眼里能看到的也只有悲伤。我发现那几乎无法忍受，我希望能把它驱赶开，但我也无能为力。

李的对面是克里斯·朗，他在膝盖上放了个笔记本，正不断地在上面写着东西。与其说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倒不如说他生活在那笔记本里。他并不跟它交谈——嗯，也许不是大声地说出来，但却带着它睡觉、吃饭，保护它免遭像我这样的人的嫉妒和窥探。我认为，他主要还是写诗。有段时间他常常把所有的东西展示给我，但现在他被我作品中关于他的描写严重地激怒了。他几乎不再跟我说话了。我认为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但他不那么看。我也喜欢他的诗，虽然那会让我感到迷惑，但我还是喜欢那诗里的感觉。





卡车在黑暗的寒冷里鸣不平，
走在通向绝望的路上。
没有阳光，没有云，
也没有旗帜。
人们低头前行，
他们没有了残余的爱。

我只记得这一小节。

罗彬坐在我旁边，她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好像有令人高兴的事情发生在罗彬身上了。这可怕的事情持续得越久，她就变得越放松。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她也对发生在卡莉和凯文身上的事情不知所措，但那并没有阻止罗彬变得更冷静。她经常微笑，也对我频频微笑，这点我很感激，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对我微笑的。罗彬在我们最困难的一次行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开着卡车以每小时 90 千米的速度穿过子弹的暴风雨。她能使我保持清醒和理智。换了我，我想，也许会把卡车撞翻，横在慢车道上，让敌人的车辆全都追上来，或者停在一个人行道上，向带着机关枪的士兵投降。那天晚上我从罗彬那里吸取了许多勇气，另外几次也是。但愿我不要把她的爱吸干了。

霍默尔的对面，把瘦长的双脚，完美的脚踝和跳芭蕾舞的双腿晃荡在水里坐着的是菲依。她看起来像往常一样，准备为你的奶奶倒茶，盛在皇家道尔顿茶杯里递过来；准备要上《西街玫瑰服装手册》的封面；准备又去伤另一个男孩的心或使别的女孩嫉妒；使你父亲脸红并大笑，好像他年轻了 20 岁一样喋喋不休。对，那就是菲依：迷人，漂亮，娇弱。那就是菲依，单独一个人走过黑暗的夜晚去侦察敌人的巡逻队，点燃一个浸透了汽油的导火线，炸毁了一座桥，又猛地攀上摩托车，





骑着它穿越枪林弹雨的乡间。

对于菲依我曾非常严重地误解过她。

而现在我仍然没有把她看清楚。当我们炸了那座桥后，她一直咯咯地笑着说：“我真不敢相信我干了那件事！我们再多干点吧！”而当凯文带着昏迷躺在后座上的卡莉开车离去后，她却哭了一个星期。

菲依是被我所写的关于我们的经历伤害得最深的一个。克里斯·朗曾是最生气的，但菲依却是最受伤的。她说我毁坏了信任，使她和霍默尔听起来像是傻瓜一样，像小孩子一样。她还说我欺骗了她，因为我没有告诉她我对霍默尔的感觉。我知道我的作品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他们彼此变得很不自然，很尴尬了。

霍默尔也一直很不安，虽然从未直接对我说过任何关于此事的话。但那可不是个好信号，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能够自由地交谈的，现在他对我也不自然了。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就会喃喃地说一些借口的话然后飞快地离开。我对此感到十分难过，也许比我对菲依更感到难过。

哎，这就是写出东西的力量啊。

但是此刻情况又改善了。在一个如此小的团体里，我们不可能保持太久的敌对状态，我们都太需要彼此相依了。问题的一半，我认为，是我们都累了，就仿佛缠在一道新篱笆上的铁丝一样，被绷得太紧了，任何一点点小事都会让我们发出“嘣”“嘣”的响动。我拼命地希望一切都回到过去的样子。只有李和罗彬一点儿也没有被我写的东西影响到，他们跟以前一样对待我。

好了，会议开始了，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称为会议，因为它可比会议非正式得多。虽然看起来多数时候是由霍默尔





操控着，但所有人都相当平等，我们都能畅所欲言。

很明显霍默尔是惟一一个有很多话要说的人。他看起来有些紧张，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让这令人窒息的气氛缓和下来。当他说话时，李仍在把他的棍子掰成小节，克里斯·朗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诗，我正在用一节骨头在一块岩石上刮擦着，但是并没有弄出什么痕迹。

“伙计们，该让我们的大脑回来运转了。我们要么坐在这儿等着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要么出去做点什么事情。我们要么像李的木头节一样，被抛弃、毁坏，被溪水冲走淹死，要么跳进溪里重新设计这小溪，清除溪水里的岩石直到不再有激流。等待得越久，情况就会变得越困难，我们就会身处更多的危险之中。我知道有时每件事看起来都是混乱一团。我们一直在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但我们干得也不是那么糟糕。我们杀掉了一些士兵，当李受伤时把他弄出了城镇，然后又炸了那该死的大桥。对一帮业余选手来说，那也是值得加许多分数的。”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家伙会怎样，但我坐在这儿一直感到沮丧，这样是不会让我们到达任何目的地的。我想是失去卡莉和凯文给了我们打击，而且那刚好发生在我们4人正兴致高昂，自豪和高兴地回来的时候。破坏那桥的感觉不错，而从兴奋直接进入灾难则是一个震惊，因此我们都感到不舒服，不高兴，甚至是愤怒了，我们一直在互相刺激，尽管我们根本没有那样做的理由。事实是，没有人犯过任何可怕的大错。我们是犯了些错误，但不值得内疚一辈子。卡莉中弹了——没有人能把那子弹取出来。我们不可能逃脱所有的风险。像凯文所说的，那些土火鸡简直是无处不在。我们不能一天24小时保护自己免遭攻击。”

“不管怎样，”霍默尔摇着他的头说。他看起来又疲惫又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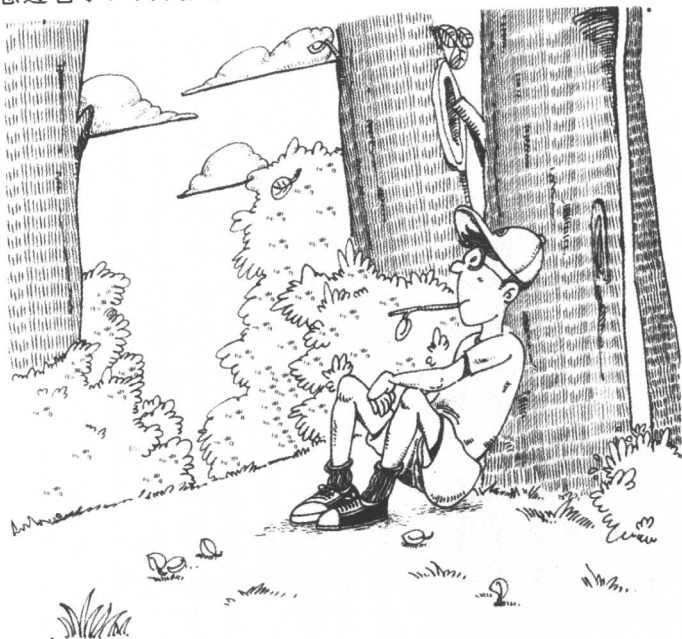


伤，“那并不是我想要去谈论的。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我们已经深入而坦率地商量过了。我想要谈论的是未来。并不是说我们要忘记过去。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实上，我想要说的将表明这点，等一下我会谈到的。首先，我想要告诉你们，我一直以来考虑得最多的是什么，那就是鼓舞，勇气，这是我一直在考虑的。”

他蹲下来，捡起一根干老的树枝开始咀嚼。他望着地面，即使那样你也能看到他的不自然。他继续不停地说，充满了更多感情地说。

“也许这些事情对别人都是明显的，也许你们在齐膝高时就想过它了，而我只是在尽量能抓住它的那段距离内奋斗。但

第一章





正如你们知道的，只是在上周当这东西产生作用时，才让我想到了它。它一直就在你的头脑里。你在学校里学不到它，也不会从书里得到它。它是一种思考方式，这就是它的本来意义，是训练你头脑的某些东西。我也是刚刚才意识到这点。当有事情发生时，那事情可能会有危险，你的脑子就可能因害怕而变得疯狂。它开始狂奔进荒芜的领土，进入灌木丛，看到蛇和鳄鱼以及拿着机关枪的人。那是你的想像，而你的想像对你又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你不得不做的是：控制它，驾驭它。你不得不严格要求自己的头脑。勇敢是你要做选择。你必须对自己说：我要勇敢地思考，我拒绝害怕和惊慌。”

霍默尔，用苍白的脸热切地想说服我们，他正面对地面严肃地说着，偶尔才向上瞟一眼。

“我们持续这种状态已数周了，我们一直在难过也被吓坏了。现在是该再次开始管理我们的头脑，勇敢地去做事的时候了。那是我们能抬起头来，自豪地向前的惟一办法。我们得封锁住那些关于子弹、鲜血和痛苦的想法，要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吧。我们每决定勇敢一次，就会使自己更强壮一次。”

“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应该干的。现在就要进入秋天了，白天变得更短，夜晚一定会该死的更凉。我们不得不继续保持食物供应，为冬天储备物资。春天到来时我们可以种更多的蔬菜和其他作物，我们需要更多的家畜，而且如果这儿没有草原的话，我们不得不考虑在这儿养什么是切实可行的，我们要弄到足够多的保暖的衣服，而且绝不能用完柴火，因为很多时候要搞到它们是很难的。但这仅仅只是些基本的东西，是生存必需品。我要谈论的不只是像一条在圆木头中的蛇一样躲藏在这儿，而是出去，带着勇气行动。我想有两件特别的事，一是去找到一些其他的人，像我们一样的另一些人。收音机的所有报





道都在不停地谈论游击队活动以及在被占领地区的抵抗活动，我们应该尽量和他们联系上一起工作。我们正在一种无知中操作：不知道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正在发生什么事，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在我们去寻找他们之前，我们要去寻找另外的人。那就是凯文和卡莉。”

对于任何在旁观的人（我希望没有任何人）来说，那一定像是一堂户外芭蕾课。我们全都慢慢地开始伸展肢体转向霍默尔。李扔掉了他的木头节，克里斯·朗放下了他的垫子和笔，我站起来移向一块更高的岩石。找到凯文和卡莉？当然，这想法给我们注入了希望、兴奋和勇敢。我们没有一个人曾想到过，因为这件事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是霍默尔所说的一切把它带入了有可能的领域，突然之间，它看起来好像是要干的惟一事情。霍默尔已让我们找回双脚并重新跳舞了。话开始从所有人的嘴里倾倒而出。没有人怀疑我们是否应该做这件事，因为一旦没有了争论，就没有了关于它的道德辩论。所有的谈论都是关于怎样去干而不是是否要干。

突然之间，我们忘记了食物，牲畜和柴火。我们所能考虑的只是卡莉和凯文，我们意识到也许能为他们做些事情。我感到自己极其蠢笨，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





第二章

距离入侵已经有几个月了。这里的景色看起来有了明显的变化：庄稼没人收割，房屋没了生气，围场里多了些死牲畜，水果腐烂在树上和地上。一幢农舍，布莱克摩尔家的，已被毁坏了，也许是被偶起的大火烧毁了，也许是被士兵的炮弹击毁的。一棵树倒在了威尔逊家剪羊毛棚的棚顶上，成了镀锌铁丝网和断屋椽的摇篮。四周有了更多的兔子，而且我们还看到了3只狐狸，这在白天是不常见的。

有些变化不像这样明显，比如这儿的篱笆上有个缺口，那儿是一架断了的風车，常青藤的草萝叶卷曲着爬进了一个房屋的窗户。

这片土地给人的感觉更荒芜、更陌生、更陈旧了。我仍然能舒服地穿过它，但这一切没那么重要了，我感到我自己不比一只兔子或一只狐狸更重要。当灌木丛取代农田时，我也会完全变成一个小小的灌木丛生物，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穿过这树丛，公开地扰乱这块土地。我并不特别地介意，那感觉会更自然呢。

我们远离开大路，在群山的阴影里走过围场，用树丛作掩护。所有人中间有一种新的情怀，一种全新的精力正喷发出来。我们一直走向卡莉家的废墟处，在那儿暂时休息了一下，搜查了她们家的小小果园，找些下午茶的食物。许多苹果被负鼠和鸚鵡咬过了，但仍有足够多的整苹果让我们填塞肚子。但一小时后我们就付出了代价，当我们全都狂冲向树背后时，那





些苹果就像是威尼斯的洪水一样通过了我们的肠道。

然而，这仍然值得。

我们在马肯兹家闲逛，直到天已很黑了。我们认为在那儿是相当安全的，因为这房子现在是一堆瓦砾了，没剩下什么东西可吸引士兵们了。我本以为看到这残骸会感到沮丧，但当时我太紧张了。老实说（我又开始了）我已经停止做营救卡莉和凯文的美梦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地考虑使自己生存下去。我甚至有了这种残酷的想法：我的身体可能不久也会像卡莉的房子一样，飞溅着撒满整个大地。

那个最糟糕的念头——我践踏过的那个，每次都抬起它那黑黑的猥亵的头，这念头就是：卡莉也许死了。我认为我会不知所措，我很害怕发现卡莉死了会是我的生命的结束。我不知道它会怎样将我终结，我只是有这种深深的信念，如果在战争中我的伙伴卡莉被入侵士兵的子弹杀死了的话，我将不可能继续苟活。

从霍默尔建议我们应该进城去找卡莉和凯文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否定了他们中一人或两人可能被杀死的想法。决定搜寻他们再次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不能匆忙地把它撕裂抛弃。

11点钟，我们开始向沃威出发，我们分组走过大路旁的草地，组与组之间约有50米的距离。我们还没离开马肯兹家时，李那温暖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这很令我惊讶。这是数周来他第一次主动的表现，一直都是我在主动，尽管大多数时候他反应得还行。现在他使我感到迷惑，也许他并不在意我所有的努力，但手拉手走在浓黑的天空下，感觉还真不错。

我试图说点什么，任何琐碎的小事情都行，只是想李知道我再次被需要是多么的高兴。我握紧了他的手说，“我们可





以用自行车的，至少可以到马肯兹家的。”

“嗯，但是不知道多少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最好安全地步行。”

“紧张吗？”

“紧张！那可不只是让我摘苹果。”

我笑道：“知道吗，这可是你数周来开的第一次玩笑。”

“是吗？你一直在数吗？”

“没有，但是你看起来是如此悲伤。”

“悲伤？我想我是。现在也是，我想我们全都这样。”

“是的……但对你来说它更深刻，使我感觉不到你。”

“对不起。”

“不用抱歉，只是你的方式不太对头，你也是无能为力的啊！”

“好吧，那么我不说对不起了。”

“嗨，现在可是两个笑话了，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你都可以

在沃威夜总会当侍者了。”

“沃威夜总会？我想念那里，我们家饭馆在沃威是最靠近夜总会的了。”

“还记得在学校时大家是怎样不停地抱怨说在沃威从来都

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吗？肯定不包括在夜总会。我们在九年级时跳过迪斯科舞，那真的是很好玩。”

“对，你和我跳了一曲舞。”

“我们跳了吗？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

他讲这话时饱含深情，手也握得更紧了。他那么用力地握住我的手，以致我吃了一惊。我想要看清他的脸色，但是在黑暗中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表情。

